

浪

清

蹟

梁章鉅撰

叢

譚

下

進步書局校印

人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之
心

清梁章鉅撰

浪蹟叢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浪蹟叢譚提要

斯集繼歸田瑣記而作述掌故論詩文
評書畫誨尊生記舊遊蓋自蘇潘解組
賃廡維揚日事鉛槧文字漸臻老境而
識力所至較瑣記為恢廓博聞廣見舍
此編莫屬矣

浪蹟叢談卷一目錄

浪蹟

別北東園詩

西湖紀遊詩

錢塘

西湖船名

金衙莊

慕園雅集詩畫冊

虎邱寺周鼎

張臯文編修

劉美初編修

金山

焦山

雲臺師唱和詩

眉壽說

紅船

相府新舊門聯

大傅銜

浪蹟叢談卷一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浪蹟

余於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過嶺。將薄游吳會間。客有誦杜老近侍即今難浪蹟。此身那得更無家之句。以相質者。余應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與近侍殊科。現因隨地養疴。兒孫侍游。更非無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歸。不得已而近於浪蹟。或買舟。或賃廡。流行坎止。仍無日不與鉛槧相親。憶年來有歸田瑣記之刻。同人皆以為可助談資。茲雖地異境遷。而紀時事。述舊聞。間以韻語張之。亦復逐日有作。歲月既積。楮墨遂多。未可仍用歸田之名。致與此書之例不相應。因自題為浪蹟叢談。浪蹟存其實。叢談則猶之瑣記云爾。

別北東園詩

僑居浦城四載有餘矣。北東園中草木日長。半畝塘中。游魚亦漸大。甚可閉戶自娛。而浦中風俗日偷。省中時局亦頗異。所聞所見多非意料所期。兒輩每勸余遠游以避之。適浙中許芑友太守惇書書來招遊西湖。因於仲春之吉。幡然出門。挈恭兒眷

屬過嶺。瀕行成別。北東園四律。以紀不知者。尚以為西笑也。詩云。浪蹟原非計。懷居

豈謂賢。本來同寄廬。何事不歸田。去住無安土。吳棟華廬訪舊贈句窮通總樂天。彭詠義副憲舊贈句莫

疑雲出岫。漫學地行仙。聳身泉嶺上。仙霞嶺即古之東嶺洗眼越谿行。且快鷗鳬性。都忘燕

雀聲。煙霞三竺麗。花柳六橋明。老尚耽游事。無人會我情。婦孺競追隨。浮家亦自

宜。時茶兒偕婦攜兩孫往揚州分無羈旅感真慰友朋思太守邦上但雲湖都轉皆歸寧余亦藉訪竹園親家也

渴欲相見已過懸車限。何煩運甕疑。時有謂余以舟車習勞將為重出計者煙波憑所適。那有北山移。東

園不能住。何況北東園。時事難高枕。吾生慣出門。栖栖竟忘老。耿耿未酬恩。且復

添詩料。珍留雪爪痕。

西湖紀遊詩

此番出門。以游西湖為主名。既小住武林。得許芻友連日導游。游事亦頗暢。此平生

第一勝踐。僉謂不可無詩。而余正以游事之忙。不暇為詩。且老而倦吟。成詩實亦不

易。惟於事後追憶。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不過有韻之游記云爾。其詩云。西湖我曾到。

一別三十年。中間屢經過。人事多牽纏。今茲挈家來。盡將俗慮捐。佳游非草草。莫嘆

老來顛。吾徒許太守。分日排吟牋。吾友楊與甘。楊飛泉太守鶴書共帳隨所便。張郭

善導游

張仲甫中翰應昌

勝踐開必先金玉兩尊宿

金亞伯廷尉應麟王楠江觀察有壬急急招湖舫南山達

北山往還若飛仙外湖滂裏湖六橋如梭穿韜光最高頂目極東海壖更矜腰腳健

直躡丹臺巔下山有餘興齊尋古玉泉纖鱗如不隔濠上真悠然煌煌表忠觀屹立

長堤邊摩挲碑碣壯照耀湖山偏凡茲所歷區恰能補從前况復儕輩愜少長雜羣

賢

逢恭二兒皆侍游

嶽雲方再興邂逅萍波圓

鄭仁圃太守瑞麟適北上過浙同遊

白頭不期遇猶記霓裳翩

堤上

遇張靜軒同年鑒時已七十九歲

山川古來美時事難巧連自非脫韁鎖那能恣踰躑天教遲算

身酬此登眺緣作詩聊紀實非期後人傳

按余之初游西湖在乾隆五十九年彼時詩膽甚羸立成五言絕二十首雜紀之

至都門伊墨卿先生知余新游西湖索觀近作即錄以應先生不加批點還之且

曰我生平不敢輕作紀游詩君此後游事正盛西湖當不止此一游慎勿再作五

言絕句也余為之愧赧者累日此後屢過西湖遂不敢再拈一字惟此作藉以記

事本亦不敢言詩回憶五十年前有道箴規今老矣而工夫不加進曷勝悚然記

得癸辛雜識中載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州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

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是著

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此天造地設好處也。語雖粗淺。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勢。為可喜云云。今人為詩。少能似此之質。而韻簡而該者。則轉不如存拙矣。

錢塘

錢塘令甘小蒼問余曰。某以首縣銜。參輒居首坐。而外間率稱仁錢。京師之仁錢會館。其名亦已久。不知何故。余曰。前明郡縣舊志。並先仁和。次錢塘。不知當時何所依據。伏查我朝大清會典及一統志。皇輿表皆以錢塘居首。自應謹遵。且考史記秦本紀三十七年。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越絕書。秦始皇造通陵道。到由拳。治陵水。到錢唐。咸淳臨安志云。秦會稽郡為縣二十六。錢唐居其一。唐字本不從土。舊志引詩。中唐有覽。釋云。唐途也。迨唐時始加土。後遂因之。至仁和之為縣。始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見元豐九域志。資治通鑑注亦云。宋初始改錢江曰仁和。其不應列錢塘之前審矣。憶余巡撫粵西時。有杭人呈遞履歷者。偶書錢塘為錢唐。有某大吏斥其誤。某員力辨非誤。而某大吏愈怒。至相詬厲。時兩譏之。

西湖船名

杭州寺監堂將軍特依慎。需將風流。而懷抱深隱。當道光壬寅。英夷犯東浙。公以朱

贊與楊威將軍相抗。楊威甚齟齬之。而朝廷素知其忠勇。故楊威蹶而公獨全也。公本吾閩駐防。相遇於杭。敘鄉誼甚篤。暇日嘗招同楊飛泉甘小蒼及恭兒飲於西湖朱莊。竟日泛舟而歸。各賦詩紀之。余得一律云。郊垌小隊碧波灣。畫裏樓臺一再攀。三日前游此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關。楊甘皆閩人雄談不覺花皆舞。縱飲渾忘鬢已班。漫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山。湖舫中小扁。鏡中緣三字。將軍所題也。將軍詢余湖舫舊扁名目。可得聞乎。余舉曝書亭集中一則示之。曰。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為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水中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為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為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報郎。是也。有形色雜者。中為百花十樣錦。錢復亭詩。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有以姓名者。如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大者謂之車船。蓋賈秋壑所造。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歐陽彥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船小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今時最著者為總宜船。蓋取東坡居士淡粧濃抹總相宜之語。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壯詩。幾度湧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

按此朱竹垞先生自錄所見所聞。嗣屬樊榭先生又增廣為湖船錄。今則名目愈多。殆難究詰矣。

金衙莊

杭州城中園林之勝。以金衙莊為最。初屬章桐門閣老。後為嚴小農河帥所得。余與河帥同官南河時。熟聞河帥盛稱此園之美。謂我若保得三年安瀾。定當乞身歸去。營此菟裘。後果符其願。聞初歸里時。益加崇飾。蔚成巨觀。余初與嚴帥有約。他日過杭。必信宿園中為快。及余果得引疾過訪。值嚴帥遣暑湖莊。但從門外遙望。美渠一片而已。嚴帥歸道山後。聞此園又將出售。而皆嫌其屋後大池。與城濠相通。夜間頗難防守。而余則正愛其一水盈盈。有浩淼之觀。非尋常園林所易得也。時余方在城中相宅。有為此園蹇修者。謂但得二千緡之價。便可賃居。余謂二千緡價本不昂。但修理之費。亦非二千緡不辦。非力所能任。因置之。回思章閣老嚴河帥。皆有德於余。華屋山邱之感。曷其有極。漫成一律。以記鴻泥云。杭州第一好園林。我到紛來感舊心。相府潭潭兼曠奧。侯門鼎鼎半蕭森。天成夏木千章繞。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來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

按此園為前明金省吾中丞學曾別業。故至今尚稱金衙莊。入本朝為臯園歸少司農嚴顥亭先生沈。今歸嚴帥。城中又有庾園。順治中為沈香巖紹姬所構。今歸沈蓮叔。鮐使拱辰。臯園前後皆歸顏姓。庾園前後皆歸沈姓。亦杭城一故實也。蓮叔之哲嗣小蓮孝廉。觴余於庾園。導觀所謂玉玲瓏石。按屬樊榭東城雜記云。玉玲瓏。宋宣和花綱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蒼潤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涵所靈。隱山莊舊物。沈氏用百夫牽挽之力。致之庾園。又沈香巖玉玲瓏詩。自注云。石名玉玲瓏。靈隱包園中物也。高數丈。大十圍。數百人挽之。歷兩月餘始達庾園。合二說觀之。則此石似非其舊矣。

慕園雅集詩畫冊

舟泊吳門。董琴南觀察招同朱蘭坡同年楊芸士明經高復堂觀察。集飲慕園。蘭坡疊前唱和韻成二律。余與同人皆有繼聲。琴南復屬其詰嗣幼琴。作為畫冊。而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蘭坡詩云。胥臺我欲掩柴荆。舊侶神馳本性情。感事難禁增首疾。吟詩漸嬾關心兵。幼安避地知匆遽。元亮歸田免號驚。目覩前緣能續否。相逢不意益先傾。仙霞嶺外牡丹林。惜別虹橋直到今。五載光陰何迅速。千秋著述肯銷沈。

梗萍莫慰安家願。葵藿終殷望。闕忱幸得西湖移宅近。聞將賃扁舟訪戴約登臨。

同時和作者如琴南句云。宦途退比風中鷁。兒戲憂深霸上兵。小園茶灰留客易。故

侯車馬避人驚。中丞小住胥江往來屏謝賜從復堂句云。蒿目橫流隨去住。撫膺碩畫付浮沈。率真

聊遣聯吟興。論世仍殷報稱忱。芸士句云。意外忽教重捧檄。尊前且喜暫休兵。湖山

勝處居堪卜。烽火銷餘夢不驚。語皆沈著。此外和題者尚十餘家。如彭詠荻副憲句

云。誰信山中無樂土。空聞海上久銷兵。吳西穀京兆句云。此日禽魚還識客。當年草

木盡疑兵。李石梧督部句云。重尋鴻雪痕如昨。偶憶鯨波骨尚驚。潘功甫中翰句云。

竊思勇退諸公早。嘗答昇平一疏沈。皆蘊蓄宏深。足增斯冊之重。附錄余和韻云。

橫流何地設柴荆。垂老奔波豈性情。到處棲遲思寄廬。無端塊壘便談兵。郵籤深愧

頻煩報。吳中余舊治至今往來尚煩郵吏探報。園戶多嫌剝啄驚。難得五君繼高詠。襟期都向酒杯傾。

第一名園翰墨林。慕園佳勝甲於吳中各官宅。主人知古又知今。欣聞梨棗新編富。蘭坡所輯國朝文

鈔卷帙甚巨近正開雕。肯聽丹鉛舊學沈。琴南以吳江新刻王西莊軟語依然談藝樂狂歌同

此濟時忱。靈巖清曠穹窿奧。擬共秋來一再臨。席中有秋後游山之約。

道光庚寅。余在蘇州藩任。曾偕程春海祭酒。錢梅溪參軍。訪虎邱雲巖寺。中周王子吳鼎。顧伊人虎邱志。所稱大香爐也。聞此物曾數轉入人家。乾隆間始復還寺。今寺僧十八房。輪月守之。未嘗輕出示人。余就僧房觀之。尚實反於鼎腹。因與程錢二君詳加審眎。且話且吟。並製續刻銘。付寺僧鄭重守之。時吳中耆舊同賦詩以紀。侈為盛事。期與焦山南仲鼎並傳不朽。實江南第一吉金也。今歲重游吳門。忽聞此鼎已失去。不勝疑惑。而又未得其詳。惜行程匆促。尚須回權時細按之。

張臯文編修

過毘陵時。訪張臯文編修之後人。不得見。訪臯文之甥董晉卿後人。亦不得見。晉卿為黎襄勤公所賞識。余官淮海監司時。與相契重。每藉以詢臯文梗概。臯文所著茗柯文編。聞其名而未得讀其書。惟聞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中所載一條。不勝欽慕。惜此時無此人。亦不聞有此言也。子居之言曰。臯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散館。已以部屬用。朱文正公特奏。改授為編修。文正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諍。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言國朝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容有過。

之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敢壞朝廷法紀。惜全之何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場者。皆詹詹大言。救時藥石。臯文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同入翰林。余曾於庶常館數晤。接承其青睞。而不知其偉抱如此。彼時亦不知臯文工篆書。未及索其片紙數字。至今過其故里。時為惋然。

劉芙初編修

過陽湖時。訪劉芙初同年宅。不能見其後人。求尚絅堂集。亦不可得。憶在京師。與芙初結宣南詩社。芙初本驚才絕艷。而近作大不如前。同人比之江郎才盡。芙初以病出京。家居尤貧瘁。晚患風痺。聞每飯尚煩其母太夫人手哺之。才人末路至此。甚可傷也。或問才盡之說。於古果有徵乎。余考史稱江文通作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足錦。宿冶亭。又夢郭景純索還五色筆。自爾才盡。此事自非子虛。惟前人論才盡者。以宋魏了翁之說為最正。然是講學家言。未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盡。則信有可稽。文通雜擬詩三十首。載在文選。最為著名。後人多效為之。然如陳思王贈友云。日

是趙韻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為羽翼。以羽翼說橘柚。亦無解於就韻。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連用。未免牽強。郭宏農游仙云。隱淪駐精魄。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即郭語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謂堯及老子則不倫。又云南山有綺皓。謂四皓中之綺里季則偏舉。又云傳火乃薪草。此用莊子為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可笑。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亦縣神州。豈可摘用神縣二字。又云山雲備卿霑。池卉具靈變。以卿霑為卿雲。已屬生造。以靈變為靈芝。更奇。袁大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謂如天漢之轉。謝光祿郊游云。烟駕可辭金。謂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羨。則又成何語乎。凡此似皆可以才盡例之也。

金山

余不到金山。已十六年。今夏舟至丹徒。為守風不能渡江。又貪看都天廟會。泊京口者三日。乘暇率茶兒。偕其婦婉蕙。挈佳年傳年兩孫。坐紅船遊金山。適丹徒縣官飭紀綱就山中設午餐。遂憩而飲焉。婉蕙喜談詩。席間問余曰。金山寺詩。自以唐張祐一首為絕唱。此外果無人不閤筆乎。余曰。記得孫鮐亦有詩云。萬古江心寺。金山名

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可謂誇矣。而實不及張之自然。乃李翱亦有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
倒影。鐘磬隔驚塵。過櫓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後四句全襲
孫意。不知何故。三人皆唐人也。郎仁寶謂明人莆田黃謙者。乃次張韻。而又不及。尤
為可笑。余謂襲前人名作不可。次名作之韻尤難。然亦視其人之才力何如耳。在京
師時。嘗與吳蘭雪談詩。蘭雪極笑黃仲則黃鶴樓詩。必次崔顥韻。為胆大氣粗。且悠
韻如何押得妥。雖以仲則之才。我斷其必不能佳耳。適架上有兩當軒詩鈔。余因檢
示之。蘭雪讀至坐來雲我供悠悠。乃拍案叫絕曰。不料雲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壓倒
此韻。信乎天才不可及矣。飲次有導佳年等觀郭璞墓者。婉蕙問曰。竊聞郭璞善
葬。而必擇此地。其理何居。余無以判其說。但謂此是歷來相傳。究竟無碑碣可據。因
舉金山寺志中所載前明日本使臣中天叟詩。告之云。遺音寂寂鎖龍門。此日青囊
竟不聞。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無地拜兒孫。後尚有四句。忘不得舉其詞。又有沈石田一詩云。氣
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
者。可以深省。然不知墓前無地拜兒孫。此句亦未也。